

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政治概念解析

李翔, 王玉君

(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 要: 从政治概念的解析入手, 将政治概念分为广义政治和狭义政治, 狭义政治又区分为一般的狭义政治和反人道的狭义政治。认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与广义政治概念是完全一致的, 都是站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高度追求完美的社会理想、追求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种广义政治。在奥林匹克运动中, 应该将广义政治与狭义政治分开, 将一般的狭义政治与反人道的狭义政治分开, 处理好奥林匹克运动与一般的狭义政治的关系, 摆脱和超越反人道的狭义政治, 奥林匹克运动将会实现其崇高的政治价值。

关 键 词: 奥林匹克运动; 政治概念; 广义政治; 狭义政治

中图分类号: G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8)11-0008-04

Dissection of political concepts in the Olympic movement

LI Xiang, WANG Yu-ju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at the dissection of political concepts, the authors divided political concepts into general politics and special politics, divided special politics into common special politics and anti-humanistic special politics, considered that the tenet of the Olympic movement is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concept of general politics, i.e. pursuing perfect social ideals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ltimate care for mankind; the Olympic movement is a sort of general politics. In the Olympic movement, general politics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special politics, common special politics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anti-humanistic politic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Olympic movement and common special politics should be nicely dealt with, and anti-humanistic special politics should be got rid of and surpassed, so that the Olympic movement will realize its sublime political value.

Key words: Olympic movement; political concept; general politics; special politics

任何将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归结在一起的努力背后是承认奥林匹克运动具有政治价值这样一个逻辑判断。面对这样一个判断, 也许将招致一部分人的批评, 因为奥林匹克运动追求的目标是脱离和超越政治, 是在把政治留在奥林匹克大门之外后, 将奥林匹克运动塑造造成符合人类美好理想的完美事物, 认定奥林匹克具有政治价值不是违背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初衷了吗?

的确, 奥林匹克运动对政治的拒绝从来都是坚定的。《奥林匹克宪章》规定: “反对将体育运动和运动员滥用于任何政治或商业目的”^[1], “国家奥委会应保持其自主性, 抵制可能妨碍其遵守《奥林匹克宪章》

的任何压力, 包括政治、宗教、经济上的压力”^[149],

“国家奥委会必须审查各国单项体育协会推荐的参赛者名单的有效性, 并确保任何人没有因种族、宗教或政治原因或其它形式的歧视被排除在外”^[169]。国际奥委会新委员接纳仪式上, 新委员宣读的誓言中有“我将遵守道德条例, 决不接受任何政治或商业影响, 不受任何种族或宗教考虑的左右, 同一切形式的歧视作斗争”^[125]的内容。奥林匹克运动追求无政治性、无阶级性, 奥林匹克运动不是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

但是, 正如前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感慨的那样: “我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麻烦, 政治问题远比

体育问题多得多。因为这个世界是政治家领导的而不是体育家领导的。”^[1]尽管国际奥委会一贯坚决地贯彻《奥林匹克宪章》，坚持奥林匹克运动完全脱离政治的原则，但它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如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袭击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员事件、如 1976、1980、1984 三届奥运会受到的较大规模的抵制等等。当然，奥林匹克运动的不断前行、风起云涌的事实告诉我们，不管经历多少风浪，奥林匹克运动也不会停止自己追求理想的脚步，“……为奥林匹克思想举杯，这一思想像全能的阳光，穿过许多年代的迷雾，并以令人喜悦的希望之光，照亮 20 世纪的人类”^[2]。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谱写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1 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

我们遇到这样一个事实：奥林匹克运动追求的是脱离与超越政治，但奥林匹克运动在实践上从来没有摆脱过政治纠缠。我们能否更换一个角度、变换另一种思维：纠缠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就是政治的概念本意和全部内涵吗？追求奥林匹克运动理想的过程中，非得将政治视作洪水猛兽，与其分道扬镳吗？

1.1 政治的概念

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儒学的先哲孔子都将政治等同于或归结为伦理道德，认为政治的最高目的是为了使人和社会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古希腊的政治是追求完美社会理想过程中人类社会对各种生产活动和人际关系实行控制与调节的最为基本、最为宏观的系统。我国《尚书》中“道洽政治，泽润生民^[3]”意指是从民生出发，以“道”为标准，进行政治；《君王论》的作者马基雅维里和《韩非子》则把政治视为“权术”、“统治术”，认为政治是为争夺权力和施展谋略、玩弄权术的活动；《国家学概论》的作者、纯粹法学派的鼻祖凯尔森认为政治是立法和执法的过程，政治的主要现象——国家是法律的产物，因为国家是为了制定和执行法律而设置的；“三民主义”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把政治看作是“管理众人之事”，即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表述为“政治就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4]。

根据以上概念界定的罗列，我们可以进行这样一种区分：政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范畴的政治是站在全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高度，追求的是完美的社会理想，其终极目标是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而带有历史时代特征的、阶级性的、地缘性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是狭义的政治，是阶级政治或国家政治。在狭义政治中，遵循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历史的限制，带有浓重的统治阶级或意识形态色彩的，称为一般的狭义政治，而那些违背人类理性，有悖于人类文明的狭义政治，如希特勒的“纳粹”，称为反人道的狭义政治。这样区分之后，谈到政治，在认识论上首先必须考虑指向的政治范畴是什么，是广义政治，还是狭义政治，是哪种狭义政治。

1.2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

奥林匹克宗旨代表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奥林匹克宪章》中关于奥林匹克宗旨的表述是这样的：“奥林匹克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5]，“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6]。这一宗旨具有 3 方面的内容：一是奥林匹克运动试图筑起沟通各国人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增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互相了解，促进世界和平，减少战争威胁；二是奥林匹克运动试图以富有人文精神的体育运动作为实现自己宗旨的途径，在世界各国青年间建立起友谊的纽带；三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并不仅限于促进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个人的发展与完善，还要承担起更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这就是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将体育运动的作用提高到不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与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明确地将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有意地将这种力量应用到这样广阔的范围，应该说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创举。

1.3 奥林匹克运动是一种广义范畴的政治

从政治概念的解析和奥林匹克运动宗旨基本内涵的理解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的关系：

奥林匹克运动宗旨的表述与广义政治概念的表述是一样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取向与广义政治的目的指向也是完全一致的，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奥林匹克主义、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理想等理论组成的体系，表述的是建立美好社会秩序、实现美好社会理想、促进人类社会向真善美方向发展的理想。所以，奥林匹克运动在理论上是一种广义的政治思想，或者说，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种广义的政治。在实践上，奥林匹克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实现自己宗旨的努力，现代

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事实证明,奥林匹克运动解决了许多从人类和平、社会和谐出发应该解决,而政治无法解决的困难。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历史文化形态中,由于历史发展的限制,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狭义政治思想,狭义政治以其巨大的力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规定和制约着社会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一般的狭义政治尽管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地缘性、意识形态色彩,但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当一些狭义政治走上反人道的、有悖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时,各种社会文化形态的表现形式也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上的许多事件,应该都是这种反人道的狭义政治对奥林匹克的扭曲,是将某些违背人类社会理想、违背人性的狭义政治强加于奥林匹克身上的结果,在这些事件中,奥林匹克运动成为了反人道的狭义政治的工具,亵渎了神圣的奥林匹克运动。

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不是一个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课题,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种广义范畴的政治。奥林匹克运动需要处理好的是与带有明显的历史时代特征、阶级性、地缘性、意识形态色彩的狭义政治的关系,求同存异、沟通融合,奥林匹克运动需要摆脱和超越的是反人道的狭义政治。奥林匹克运动的终极功能是服务于人本的,政治之于奥林匹克运动,如果认为是洪水猛兽,那是停留在反人道的狭义政治理解上导致的。我们没有必要将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分开,我们只要将广义政治与狭义政治分开,将一般的狭义政治与反人道的狭义政治分开,完全可以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给予政治“准入”并实现其本身具有的崇高的政治价值,即实现其建立和谐发展和日臻完善的人类社会的初衷。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先生曾提出“将政治关在体育大门之外”的观点,但最后却得出了“体育不是政治,却是最大的政治”的结论,也许就是对政治概念问题深思后的感悟。

随着历史的发展,一般狭义政治的时代特征、阶级性、地缘性、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人类社会发展观越来越趋同,因此,伴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和世界范围内的文明程度、约束机制的建立完善,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奥林匹克运动演变为某些违背人类社会理想与道德生活的狭义政治的工具,更多的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努力为奥林匹克运动提供发挥其创造人类和谐完善的生活功能和作用的环境。人类需要奥林匹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需要奥林匹克,因为奥林匹克有其自身的广义政治上的崇高的政治价

值。那么,奥林匹克到底有什么政治价值呢?

2 奥林匹克运动的光荣与梦想

2.1 人类的健康

人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人类的永恒的诉求,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一个和谐美好和日臻完善的社会,需要人民的健康水平的提高。奥林匹克运动能够促进人的健康水平的提高,这是勿须赘言的。关心、重视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种重视人民健康水平提高的表现,根本上是符合政治利益和人类发展的需要的。所以,体育与健康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的主要施政内容之一,奥林匹克运动也肯定是采取积极提倡、大力支持的态度。

2.2 青少年教育

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科技与文明的进步,而科技与文明进步的根源在于教育。奥林匹克主义以教育为核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综合协调发展的思想,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最闪光的教育思想。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就是欧洲工业革命后,为解决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人的身心异化现象,而提出了奥林匹克这一教育改良方案。他希望通过奥林匹克运动这一特殊的教育手段教育全世界的青少年和民众,沿着由个体到社会的顺序构建奥林匹克理想,最终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进而扩展到社会,实现改造社会、建立美好世界的宏愿。他提倡人人享有普遍的体育教育,培养其勇敢及大度的性格,展示美学和文学的才能,使之成为民族发展和家庭幸福繁荣的动力。他的基本目的不是用奥林匹克运动去推行竞技体育,而是把竞技运动纳入教育。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萨马兰奇提出:“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奥林匹克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崇尚个人精神升华的哲学。因此,奥林匹克主义除了具有体育方面的涵义,也包括了文化和教育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奥林匹克主义是为了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它通过个人拼搏、榜样的示范与尊重人类的普遍伦理原则给人以快乐”^[6]。

随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内涵也不断地充实和延伸。运动员特别是运动明星身上的个体道德教育成果,如形成的“竞技修养”、敬业形象、个体理性的道德生活的实践过程,可以“修其身而平天下”,在能动地创造其自身对社会的更大价值的同时,将消除为数甚多的爱好者群体对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可能存在的消极评价,特别是对处于特定生理心理年龄阶段的青少年,这种影响和作用尤其明显,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将体育与青年两个政府职能部门合在一起并将杰出的体育明星归入“青少年榜样”

群体的原因。伦敦就是高举奥林匹克教育大旗而获得 2012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的。

2.3 攻击性宣泄

与达尔文齐名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当代生物社会学创始人威尔逊认为，攻击性、宗教性和利他主义是人类最为特殊的文化现象；另外一个极富盛名的奥地利学者、动物行为学的主要奠基人洛伦兹则把与战争、竞技体育有极为密切关系的人类攻击性视作人类与生俱来的永恒特征，并认为在当今文明社会中，这种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必须通过竞技体育的方式才得以发泄出去，从而使社会增加稳定性、安全性，减少骚乱和冲突。

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标志的国际体育活动能够释放这种先天的攻击性。国际体育赛事，一方面促进不同国家、种族间人与人的认识，促进人们为共同的利益奋斗和团结，另一方面为人类和国家的战斗热情提供了发泄的途径。运动员背负着责任、并在种种规范的控制下发泄自己的攻击性和侵略行为，是和平年代的战争，人们发泄了狂热，但不因此而增加仇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也许可以乐观地认为，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尽管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种族间历史积怨和政治冲突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人类的战争威胁。奥林匹克运动具有转移战争的作用，它带给人类的是更多的和平的希望，这也是顾拜旦先生的“奥林匹克休战”的初衷。

2.4 政府执政能力

政府执政能力是任何一个政体下的执政者或者执政集团能否延续执政的关键所在。在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所谓的执政理念已经没有了任何神秘色彩，执政的终极目标是否符合人类共同理想是唯一衡量的标尺，正因为这样，奥林匹克运动因其自身独有的功能而突出地展现在政治舞台上。同时，奥林匹克运动推崇的“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相融合，创造一种以奋斗为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作用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18]的价值观念，帮助政府给出了社会生活是怎样和应该怎样运转的特定阐释，成为社会成员个体社会化的一条重要渠道。

2.5 国际政治难题

体育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国际事务处理的重要手段。主教约翰·保罗二世 1979 年说过：“(基督)教堂赞同和鼓励运动，因为它是……一项建立在尊重他人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训练……也是一个在国际层面上促进友好关系的社会凝聚要素。”^[17]

在当代国际政治关系史上，奥林匹克运动往往成

为结束许多长期难以解决或突发的国际政治问题的先导；中美外交的坚冰以“乒乓外交”实现突破，带来了世界的稳定，小球转动了大球；“奥林匹克模式”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台湾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资格问题，也为中国香港和澳门资格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南非以重新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为标志，来表明自己抛弃种族隔离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2000 年悉尼奥运会上，韩国和朝鲜共同举着朝鲜半岛的旗帜携手入场，同时，朝鲜南北双方以探讨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的可能性为契机，开始了直接对话；联合国因为前南斯拉夫的内战而禁止其参加一切国际活动，国际奥委会坚持奥林匹克运动的运动员非政治化原则，采取了允许前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加 1992 年巴塞罗纳奥运会的办法；1993 年经 184 个国家奥委会联合签署，国际奥委会向联合国提交了奥林匹克休战议案，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支持下，1993 年 10 月 25 日出席联合国第 48 次大会的 121 个国家一致通过了该提案，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在每届奥运会开幕和闭幕前后 1 个星期，根据国际奥委会的要求遵守奥林匹克休战。

奥林匹克运动与政治并不是理想与现实强烈冲突的悖论，认识和理解政治概念的全部内涵，就能帮助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处理好与广义的政治、狭义的政治的关系、处理好与一般狭义政治、反人道的狭义政治的关系，实现奥林匹克运动在人类的健康、青少年教育、攻击性宣泄、政府执政能力、国际政治难题等方面具有的崇高的政治价值。

参考文献：

- [1] 奥林匹克宪章[M]. 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2001.
- [2] 谢亚龙. 奥林匹克研究[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44.
- [3] 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文选[M]. 詹汝琮等译. 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8.
- [4] 李民，王健. 尚书译注[M].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89.
- [5] 编写组.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609.
- [6]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萨马兰奇——奥林匹克回忆[M]. 北京：世纪知识出版社，2003：77.
- [7] 杰·科克利[美]. 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M]. 管兵等，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505.

[编辑：李寿荣]